

玉玲瓏

「台湾」
朴月 著
清宫 艳
小说 系列



她，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后宫妃子，又是皇弟多尔袞心中永远的爱与痛。于是，她成了皇太极与多尔袞之间疑忌心结的一部分。

她终于成了母仪天下的开国太后。她以无比的睿智开启了大清的百年盛世，却也成了“太后下嫁”疑案中的女主角……

I 247.53/103

清宫艳小说系列

玉

玲

珑

〔台湾〕

朴月 著

岳麓书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615585

岳麓书社向作者取得本书中文简体版
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权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18-99-015

责任编辑 云生
封面设计 胡颖

玉玲珑

[台湾]朴月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刷科技研究所实验工厂印刷

200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5

字数:340,000 印数:1-8,000

ISBN7-80520-812-3
1·486 定价:19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
社址: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:410006

目 录

- 楔子 皇太极驾崩，多尔衮
与豪格争立，继位者却
是福临 1
- 一 随皇太极到蒙古探亲的
多尔衮，遇到了一个美
丽的小女孩 12
- 二 皇太极向岳父莽古思叙
述后金与叶赫之间的恩
怨情仇 16
- 三 莽古思应允，将预言
“母仪天下”的布木布
泰，许嫁大金汗位继
承人 37
- 四 皇太极与多尔衮都认为
自己将继承汗位。布木
布泰心许多尔衮 48
- 五 皇太极的大福晋哲哲，
定下了移花接木之计
57
- 六 多尔衮别娶，布木布泰
伤心欲绝 72
- 七 首度怀孕的大福晋，请
布木布泰来沈阳照顾 90

- 八 努尔哈赤将布木布泰指婚给皇太极，布木布泰心碎了 96
- 九 皇太极与布木布泰成婚而不圆房 112
- 十 哲哲对侄女叙说努尔哈赤家族骨肉相残的往事 124
- 十一 布木布泰无意中听到皇太极与努尔哈赤小福晋的谈话，疑云大起 140
- 十二 努尔哈赤宁远之役失利后日益衰颓。继位之争，渐浮台面 152
- 十三 在众贝勒拥戴下，皇太极逼殉多尔衮之母，继承汗位 171
- 十四 多尔衮强忍心中仇恨，等待长大 196
- 十五 登基后的皇太极，对多尔衮心存疑忌 209
- 十六 自家人都离心离德了，还有什么可贺的 217
- 十七 为建功立业，多尔衮主动请缨 233
- 十八 聪慧过人的布木布泰，受到皇太极的倚重 246
- 十九 崇祯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 254
- 二十 阿敏屠城而归，获罪永远囚禁 260
- 二十一 莽古尔泰以御前露刃论罪囚禁，皇

- 太极从此南面独尊 272
- 二二 把敌人的妻子纳入后宫，岂不也是一件得意的事 285
- 二三 为了一个女人海兰珠，皇太极竟然罢朝不听政 294
- 二四 获得元代传国玺的皇太极决定称帝关外 312
- 二五 皇太极登基，大封后妃 331
- 二六 布木布泰看透了皇太极的政治权谋 344
- 二七 福临诞生时，永福宫红光笼罩，异香弥漫 354
- 二八 布木布泰巧计救了多尔衮 385
- 二九 从锦州前线火急赶回的大清皇帝，终于未及见到爱妃最后一面 401
- 三十 锦州城破后祖太寿投降，洪承畴绝食 419
- 三一 一心以死效忠的洪承畴经不起美人的诱惑 429
- 三二 皇太极忽然驾崩，继位之争，带给大清空前的危机 446
- 三三 叔侄相争，布木布泰釜底抽薪 457
- 尾声 福临登基，大局底定，沉重的担子，开始压在布木布泰的肩头 471

楔子 皇太极驾崩，多尔袞与豪格 争立，继位者却是福临

太阳还是照常的升起，但，大清国的天空，却仿佛蒙上了厚厚的云翳，人心，更如同压着沉沉的铅块。

大行皇帝皇太极驾崩二十几天了，都说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，偏偏大清国这一阵子，就处在“无君”的状态里。为了继位的问题，闹得不可开交。要不是有年高德劭的“和硕兄礼亲王”代善，连说带劝地勉强压住阵脚，恐怕各为其主的两方人马：拥立“皇子”豪格的两黄旗，和拥立“皇弟”多尔袞的两白旗，在大行皇帝的梓宫面前就动起干戈来了！

因着争立，大清面临着太祖皇帝努尔哈赤，以十三副甲起兵以来最大的危机：足以造成分崩离析，乃至整个大清就此瓦解冰消的内战，稍有不慎，就会一触即发。自相残杀的后果，不堪设想！

目前虽然没有正面交锋，但，占了地利的优势，代表着正黄

和镶黄两旗的黄色旗帜，已密密匝匝地包围在皇宫外。而城外，以大包围的态势，严阵以待的，是正白、镶白和一部分属于多尔衮同胞哥哥阿济格的镶红旗人马。二者之间，则是正红和正蓝、镶蓝三旗，把这敌对的双方隔开。以免一个不慎，双方人马发生磨擦，引发了战火。

这剑拔弩张的形势，让人感觉一场不可收拾的大乱子，已逼到了临爆点。

各拥一主的两黄、两白双方，和居中调解，以代善为首的三旗，三方实力势均力敌；也正因为如此，才勉强维持住紧绷却没有爆发的局面。

而如今，大行皇帝皇太极的中宫皇后哲哲，正召礼亲王代善入宫共商对策。等待着的双方的耐性，都已升到了极点，也都已经对和平解决不抱期望了；怎么可能和平解决呢？以实力的坚强来说，没有人敌得过多尔衮！他本身的战功也好、才能也好、声望也好，都如丽日中天。更重要的，他在八旗中，除了自领的正白旗之外，他一母同胞的哥哥阿济格领着镶红旗的一半、弟弟多铎则领着镶白旗。这一兄一弟，在皇太极驾崩后，都认为这皇位非多尔衮莫属。甚至不惜向他下跪，誓效忠诚地支持他！

而，大清德望最高的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，他们基本上也都可以接受由多尔衮继位，无意与他争锋。

如果不是两黄旗的索尼、鳌拜、图赖等出面力争“以父传子”，并宣称如果不立“皇子”，不惜以死相拼，玉石俱焚的话，多尔衮的继位，早已成定局！

然而，就因为两黄旗这一出面，使整个大清陷入了今日的僵局之中。

多尔衮心中早认定了，当年父汗努尔哈赤的遗诏，是传位给

他的！只因为他当时年幼，才为皇太极所篡夺。而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：为了夺位，皇太极和当时拥立皇太极的贝勒们，竟矫传努尔哈赤遗诏，勒逼他的母亲乌拉大福晋殉葬！

杀母之仇，夺位之恨，他隐忍了十几年！如今，皇太极驾崩，这大位，当然非他莫属！岂肯让人？尤其两黄旗所拥立的皇长子豪格，与他年龄相仿，素来不和。让豪格？那他是宁死也不肯的！

而两黄旗的实力，却也不能小觑。这两旗是由大清皇帝亲领的“亲军”，是八旗中最精锐的劲旅，实力也为八旗之冠。他们力持“以父传子”，撂下话来，除非是“皇子”继位，否则不惜一战。

这就难为了年龄最长、辈分最高的皇太极的兄长代善。这两虎相争的局面一旦失控，不但入主中原的美梦再也休提，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两代，加上阵亡的大清勇士的无数英魂、在场的诸王贝勒及八旗兵的血汗战功，好容易才经营出今日的局面，恐怕也要付诸东流了！

这一段时日的暗潮汹涌，使每个人都忧心忡忡；除双方的主流势力之外，许多的人都有着：不管谁当皇帝都好，安定第一！只要赶快尘埃落定，大清不要发生内乱，就是上上大吉的想法。

然而，渐渐失控的局面，却使他们有着无处着力的无奈。

走到今天，这问题已逼到不能不解决的地步了；眼前各旗虽然还没有正面冲突，但都已摩拳擦掌；以前这种亢奋，是为了征伐敌国，如今却是为了自相残杀！又如何不让身为家族中最年长的代善忧心忡忡？

他奉哲哲皇后之召入宫时，那愁结的眉宇，让人感觉他已负荷不住这重担了。大清的危亡之祸，似乎已迫在眼前。

崇政殿上，诸王贝勒、文武大臣都穿着丧服集聚一堂，却鸦雀无声。整个空气中，并没有服丧期间应有的哀戚，却充满了两雄对峙的敌意和肃杀。大家都知道，等代善回到这儿，就是摊牌对决的时刻到了。谁也不愿意表示什么，只提着心，等待着结局。

终于，在侍卫喝道声中，年老的代善踏进了崇政殿。原先脸上的愁容，却为另一种带着兴奋的严肃所取代。

在场诸王贝勒惊疑未了，已看到他身后还跟随着一群衣饰与在场王公服饰迥异的威武男子。在场的诸王贝勒不觉“啊”地发出声来；他们都知道，这些人，是蒙古各部的诸王贝勒们，他们原为着吊丧而来。

虽然，豪格曾表示，他将会得到蒙古方面的支持。但在此之前，他们却不曾明白表态，也未曾卷进大清的继位的纷争中。

他们的来临，而且追随在代善之后，虽然未发一言，但已让人感觉原先三方鼎足的均势，如今已有了微妙的变化；皇太极在日，挥军伐明时，常征调蒙古各部共襄盛举。蒙古骑兵的勇猛剽悍，决不在八旗兵之下。只是各部落各自为政，谁也不服谁，没有一个英主出面整合统一，因而为大清降服。

这正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处心积虑的政策奏功：他们有心打破满蒙的界限，合满蒙为一家；一方面以联姻的方式，笼络蒙古。另一方面则绝不愿意让蒙古壮大到无以节制，而设法分化各部落的势力。王、公、贝勒的大加封赏，让他们势均力敌，却各不相属，彼此谁也不服谁，却都效忠于大清皇室。

大清君臣都知道：若是这一股力量集合起来，就决不在八旗之下。而如今，这一股势力显然已经结合在代善的旗帜之下了。换言之，如今的代善，已打破了原先鼎足三分的均势，而取得了

绝对优势的武力！

他是早已表明了他无意于皇帝之位的。但，现在他说话的分量，却不比先前；先前他只能苦口婆心地以理服人，现在，已经有武力为后盾了！

多尔袞面对这一局势的转变，似乎并不意外。面无表情地回头看了豪格一眼。豪格却面露喜色。他与多尔袞的大福晋都娶自蒙古，而且，是两姐妹。但多尔袞夫妻不合，使蒙古的诸王、贝勒们多有不满意。而他，却与多尔袞不同，夫妻和美得令人称艳，因此也甚得蒙古诸王贝勒的好感。

如今既有蒙古出面，又有两黄旗“立皇子”的坚持，“以父传子”应成定局。

代善居中坐下，环视一周，开了口：

“君位虚悬，非大清之福。大行皇帝驾崩已二十多天了。今日，我们必要选立一位可以带给我们和平，而不是混乱的皇帝来继位！”

他先说明了和平继位的前提。顿了一下，把目光投注到两黄旗阵营，喊：

“索尼！”

索尼是皇太极生前极为亲信的內大臣，也是与图赖、鳌拜坚持“立皇子”的中坚分子。在此时，等于是两黄旗的代表。他听到代善喊他，立时应声：

“索尼在！”

“你代表两黄旗，坚持立皇子，是不是？”

豪格紧张又兴奋地额上冒汗，两眼定定地盯着索尼；期望着索尼的目光给他一个肯定的信号。索尼却没有如他所愿的望向他，只坚定地说：

“这是两黄旗的共同愿望，既然大行皇帝有子，就该立皇子！”

“只要立的是皇子，你们就没有异议？”

代善以非常严肃慎重的语气，又追问了一句。在场的人，都为之怔，不知代善此言何意。大家都知道，两黄旗所谓“立皇子”所支持的就是豪格。皇太极其他诸子皆幼，唯一已成人、有爵位、并在军政两方面都有所建树的，就是长子豪格！

索尼点头道：

“是的！我们只知道：除了先帝的皇子之外，两黄旗不向任何人称臣！”

代善点点头。转向多尔衮：

“睿亲王，你都听到了？”

“听到了。”

多尔衮沉声回答。他的弟弟多铎却沉不住气了：

“听到了也不等于答应。他们除了皇子之外，不向任何人称臣。我们就肯向豪格称臣吗？”

代善严肃的嘴角，忽然露出了一丝笑意：

“你是只要不向豪格称臣，你就答应？”

多铎心智单纯，心想道：目前就是两个人相争，除了豪格就是十四哥多尔衮！还能有谁？当下应得干脆：

“对！”

济济一堂的诸王贝勒都不知代善葫芦里卖什么药。却见代善点点头，挥手示意多铎回座。然后，望着多尔衮，徐徐道：

“两黄旗既已决定非皇子不立。豫亲王又不肯同意立肃亲王豪格。睿亲王可有什么在不令大清为继位之争，而导致自相残杀的办法，以解决僵局？”

在场的人都没想到，代善竟然把这难题丢给了原本与豪格争立的多尔袞，不觉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。而且也都不由自主的捏着一把冷汗：如果多尔袞不肯退让，一句话说僵了……

多尔袞站了起来，脸上并没有他们预料的激愤；事实上，他在代善一进来的时候，就已经了解：继位之争，势必在今日结束。而他，是没有继位的可能了！甚至，他知道，代善本身并没有这样的才华与能耐，能说服蒙古各部支持。恐怕连他方才所说的那一套把两黄旗和多铎逼住的话，背后都有“高人”指点！而那“高人”，正是当今之世，唯一让他难以“抗命”的！面对着脑海中的丽影，他心中暗自叹息：

“布木布泰！玉儿！你赢了！我认了！”

商之以情，说之以理，迫之以势！走到这一步，他除了同意退出继位之争，别无选择！

他收拾起心中的缭乱情思，目光沉着地扫视了在场诸人一眼，才缓缓道：

“两黄旗既然坚持一定要立大行皇帝的皇子，为了大清的福祉和入主中原的大业，我多尔袞也无异议！”

此语一出，全场都松了一口气，豪格更喜出望外。却不意多尔袞却目光中带着轻蔑地扫了他一眼，道：

“我朝家法首重出身，所谓‘子以母贵’。大行皇帝的皇子虽多，‘凤凰楼’五宫所出的贵子却少！”

一语至此，豪格脸色顿然难看：他的母亲并不在“凤凰楼”的五宫后妃之列！他今日的地位，也不是因“子以母贵”而来，而是以出生入死的军功拼来的！

在座的人听多尔袞此论，却都不禁点头。多铎虽然不满多尔袞竟然好像就放弃了争立似的，但看到豪格难看的脸色，却又掩

希德得意本闻道余天恩敢好叶如

“那，十四哥，你说该给谁？”

争立的情势至此急转直下，已不再是两雄争立，而是看皇子之中谁继大宝了。

多尔袞庄容道：

“记得当年，皇九子福临降生的时候，永福宫红光烛天，清香满室。大行皇帝也曾说起，永福宫庄主子曾梦见天神送来一个‘一统天下之主’的孩子，才给皇九子命名为‘福临’。我们岂可逆天行事？再说，两黄旗要求立皇子，福临生母，位列五官，身分尊贵。入继大统，实至名归。我多尔袞甘心相让，以免朝中因争皇位，自相残杀；使我们上无以对祖宗，下无以对子孙。不知肃亲王与诸王贝勒意下如何？”

豪格心有不甘，道：

“如以贵论，博穆博果尔是麟趾宫贵妃之子，位号在福临生母之上，比福临身分更尊贵！”

多尔袞还没有开口，代善已接口了：

“贵妃已经明白表示，博穆博果尔年幼。而且既然皇九子福临，天降祥瑞之兆而生，她甘心退让！”

话说到这里，两黄旗“立皇子”之言在先，不能再持异议。肃亲王豪格讨了个没趣，退一步想，总算不是多尔袞继位，向多尔袞称臣。更何况，福临毕竟是他同父幼弟。福临出生的异象，他也是耳闻目睹的，不敢不敬天畏命。而且，多尔袞说得冠冕堂皇。以多尔袞本身条件还在他之上，都已表态让位了。他原先不过仗着两黄旗支持，两黄旗至此，已先给代善用话套住，不能自食其言，再生枝节。他若不让，岂不是正好让多尔袞点火煽风？那诸王贝勒必会对他群起攻之。看情势，他已处于下风，失了机

先，让多尔袞掌握了全局，如何还能再不识大体？因此，认了命：

“睿王爷所见极是！福临福命过人，该立福临！”

两个最具优势的皇位继承人都让了位。其他诸王贝勒，还有谁反对？于是，剑拔弩张的气氛，一扫而空。

几位亲王、郡王，亲自到清宁宫去禀报结果。皇后哲哲这才放下了心，命择吉日让福临登基。并勸勉诸王要同心协力，辅佐幼主。诸王同意在登基之日，各书誓词，以表忠诚。哲哲更是喜不自胜，命人请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与九阿哥福临母子进宫，与诸王相见。

诸王见了福临，待他立定，便环拜行礼。布木布泰一旁指着福临还礼。代善急忙阻止：

“以君拜臣，于礼不合。”

庄妃庄容道：

“今日福临尚未登基。而且，是诸位伯伯、叔叔和兄长共同推戴，往后更要靠着各位王爷们教导辅佐。这一礼，王爷们是应该要受的。以后，福临就交给王爷们了。”

回头向福临道：

“福临，你可要好好儿跟着王爷们学着勤政爱民，做个好皇帝，才不负王爷们推戴你的一番苦心！”

六岁的福临，朗声道：

“儿子遵额娘教训。”

庄妃含笑点点头。皇后哲哲道：

“福临还小，得请王爷们推选两位王爷出来辅政。王爷们是这会儿就把人选定了，还是崇政殿上公议？”

代善轻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亲王、郡王，如今都在这儿了，我看就请皇后指派吧。”

皇后略一沉吟：

“睿王爷，是大行皇帝倚为臂膀的，堪当重任。另一位嘛……”

她扫视了一下诸王，见豫王、肃王都有跃跃欲试之色。以目光征询庄妃的意见，庄妃却把目光指向郑亲王济尔哈朗。

她深觉意外，再用目光询问，庄妃望着郑亲王点点头。

“就辛苦郑亲王吧！”

豫王、肃王面露失望，却都没表示什么。代善见大事已定，便说了一声：

“谨遵懿旨！”

领着诸王退出宫去。

“布木布泰，不该给豪格吗？”

皇后哲哲不解地问。因庄妃是她的亲侄女，在宫中无人之际，都是直称其名的。

“豪格跟多尔衮，两个人都火爆，又是冤家对头，如何协力办事？”

“那，多铎……”

“豪格不更不平了？而且，这两兄弟，加到一块儿，还有谁制得住？郑亲王平和沉稳。论功，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低。而且，他是堂房，牵不到利害，大家也没话说。多少，也牵制着多尔衮一点……唉，也不知能牵制他多久。”

庄妃叹着气。她知多尔衮极深，多尔衮心怀不忿，加上一向对帝位覬覦的野心，一旦手握权柄，要任意而为的话……

她不敢向皇后说，她不要豪格摄政，是为了减少多尔衮和豪格的正面冲突，保全豪格。但，能保多久？她不知道。

她知道的是：多尔袞不除豪格，绝不会甘心的！

回到永福宫，庄妃默然坐在窗边，望着云天。

“多尔袞！”

她吐气般地低唤。耳边恍如听到那童稚的呼唤：

“布木布泰！玉儿——”

那是多尔袞，她第一次在科尔沁大草原上见到的多尔袞……